

格言
MOTTO

花开十年

印象 2010



一个时代的年度记忆

颠覆传统：名家大作纷纷落马

重塑经典：时文选萃妙笔生花

格言力量：文化点评独辟蹊径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社

花开十年·印象2010

一个时代的年度记忆

格言杂志社编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花开十年：印象2010 / 格言杂志社编著. — 南京：
凤凰出版社，2011.3

ISBN 978-7-5506-0210-6

I. ①花… II. ①格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世界—
现代 IV. ①I1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19789号

书 名 花开十年：印象2010

编 著 格言杂志社

版式设计 张津楠 张冬冬 张翔

责任编辑 张叶青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

出 品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公司网址 北京凤凰天下网 <http://www.bookfh.cn>

印 刷 北京泽宇印刷有限公司(北京市怀柔区庙城镇王史山村)

开 本 787×1092mm 1/16

印 张 12.5

字 数 260千字

版 次 2011年2月第1版 2011年3月第2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06-0210-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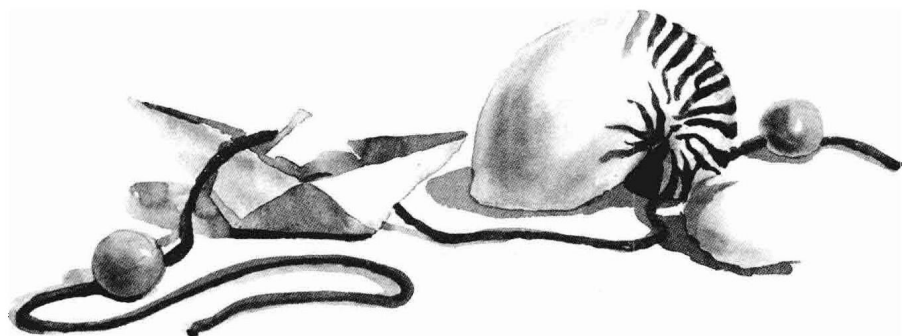
定 价 20元

(凡印装错误,可向发行部调换,联系电话:010-58572106)

目录

CONTENTS

总监制 李彤 总策划 谷雨 执行主编 孟遥
编者 路加 小卯 蒋芳仪 白露 沙言 于于 梁玉梅 李鹏程 奕彤 左尔 罗生



人生篇

P4

□□□

年度人物成就榜	42
年度文化风云榜	44

文化篇

P46

□□□

年度图书畅销榜	80
年度新书潜力榜	81
年度好书推荐榜	82
年度图书青春榜	83

美文篇

P84

□□□

年度中国表情榜	110
年度网络活动榜	112

情感篇

P114

□□□

年度微博人气榜	144
年度语录印象榜	145
年度流行短语榜	146
年度草根声音榜	147

博思篇

P148

□□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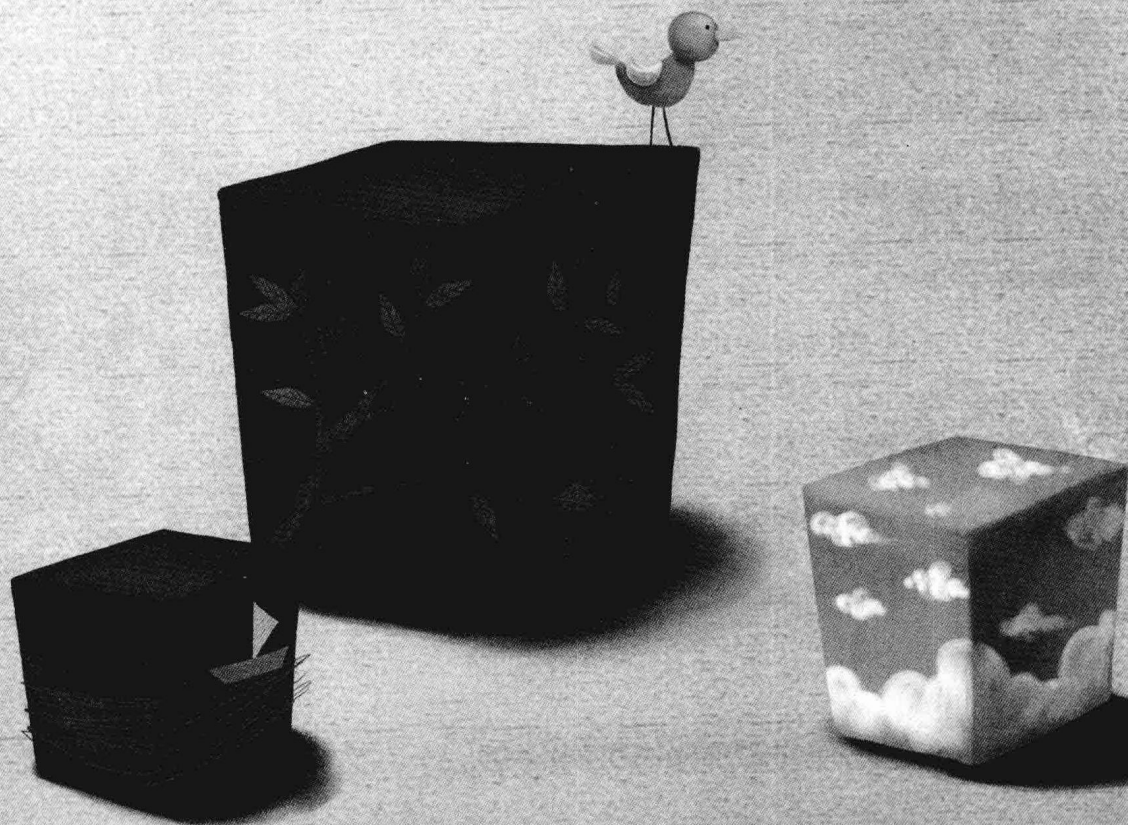
年度电影热评榜	174
年度乐坛排行榜	176
年度荧屏热剧榜	17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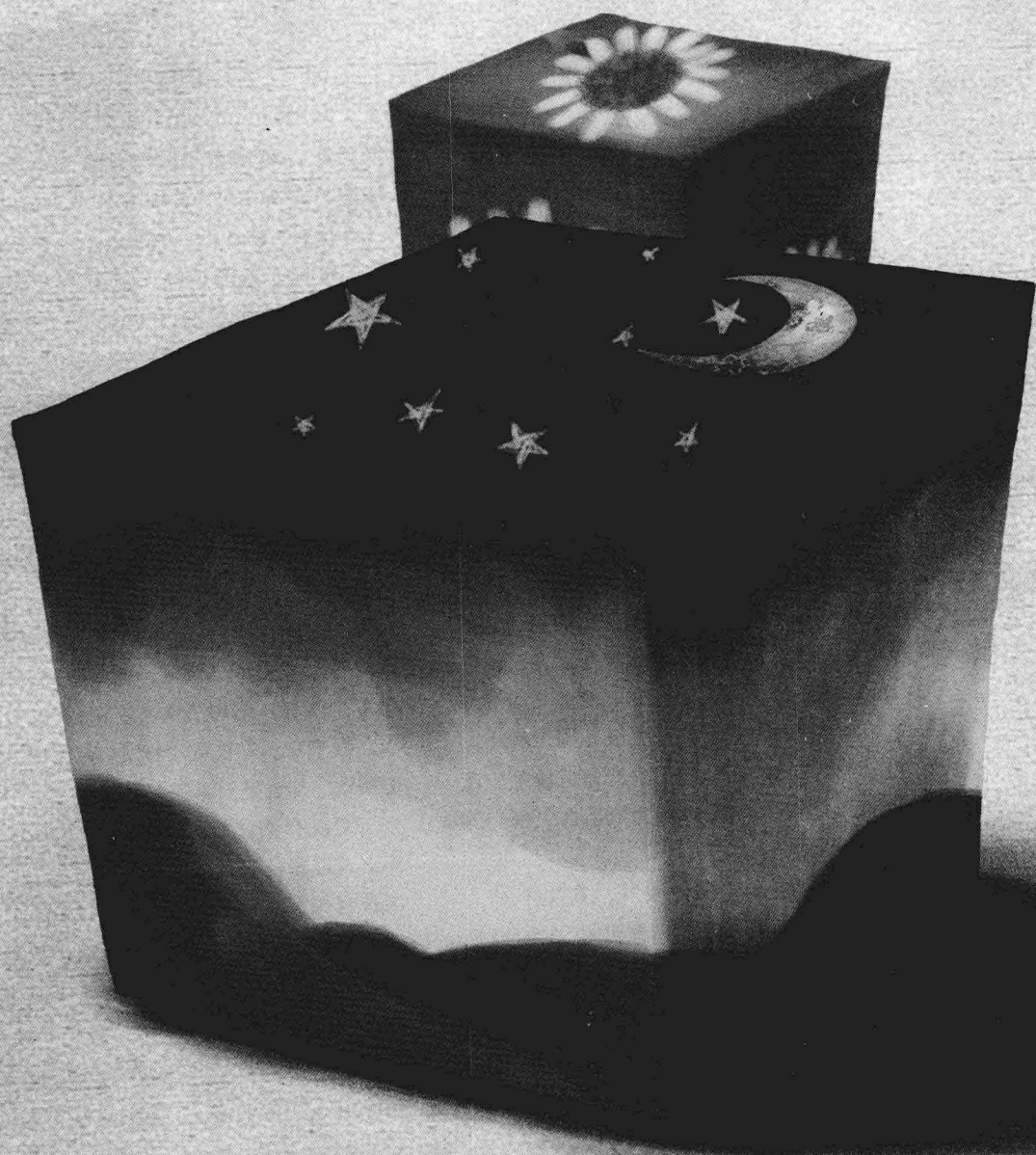
谐趣篇

P178

人|生|篇|

八千里路尘与土	6
绿皮火车	10
一个流浪的铁皮罐对我说	15
抚沙	18
卖伞者	20
审判童年：幼儿园	22
清扫	26
活女神	29
我的奋斗	31
一个女人的作品	36
父亲的神鞭	37
一个人的青春史	39







八千里路尘与土

◎ (台湾) 包以顺

才不过傍晚，慵懒的夕阳已挡不住阵阵寒风，五月天，南非Natal省的大山，天色昏暗下来，山林里的树叶哗哗喧闹，冬季已经到了。

尤汉·姆巴图吐和两位族人带我抄山腰走近村庄，一个赤裸上身、又黑又亮的光头大汉守卫迎面而来，用左手拍一拍我的左胸膛，把他右手的七尺长矛交到我的右手握紧，他用英文说：Boss, ngi-bona, I see you! 我也用左手拍一拍他的左胸膛，回礼说：Brother, ngi-bona, I see you!

来到村子中央的广场，每一位迎接的战士手中都有长矛，男孩子们手中都有长棍，好几百支长矛长棍垂直点地，此起彼落，扬起尘土。妇人和女孩们摇晃头颈与身体，除了身上各种饰物叮当作响之外，喉间发出无以名状的颤抖高音，并且挺胸翘臀跳起舞来。尤汉说：他们都知道你对我好，让我升职经理又连续两年得奖，所以都来欢迎你（尤汉·姆巴图吐，后来做到地区总经理，五十岁退休后被总公司宣布留任资深顾问，至今仍为董事会中唯一的Zulu——苏禄人）。

中文一向称作“祖鲁族”，其实不对。正确的译音，应该叫做“苏禄族”。他们是非洲人种之中悠久又优秀的一千万人，有八个世纪以上的文化传统，更有自己的语言符号、立国战史，是中古时代极为强悍的原住民战士。他们在南非的分布地区，上达首都比勒陀利亚

的北边，下到东南濒临印度洋边的悬崖。事实上，从Bloemfontein（布隆方登）一直延伸到德本，包括在闭锁国莱索托南边那一大块版图，直到今天仍被称为Zulu Land，也就是“苏禄国”的意思，地图上标示得清楚明白。

殖民而来的英国人与荷兰人都打不赢苏禄，又不敢下重手消灭这个族群（占南非25%的人口），只得以怀柔手段鼓励同化。后来南非立国，也一向重视苏禄事务，与各地黑人贫民区不可同日而语，所以苏禄部落都归化为南非国民，一半以上能说南非语，便是Afrikaans，一种南非土语加入了荷兰语的混合体。

但是白人治国多年，黑人始终受到歧视，苏禄也是黑人，一体打压，在白人社会抬不起头来，学校教育、职场求生，都距离白人甚远。今天黑人早已执政，依我看来，实在仍不见多少改进，换句话说，平民的黑人，还是黑人。我当年虽然能够帮助尤汉，当然是义愤填膺所致，却也是因缘际会。

尤汉介绍了酋长，是他的亲戚，一位身穿正式苏禄礼服，受过英语教育的农业人才。酋长也拍我的胸膛：Sir, ngi-bona, I see you! 我想他是大官，不敢拍他，只得鞠躬握手问候。其实我来的目的不是来见两万人的酋长，而是要晋见一名位阶比他高百十倍的苏禄圣者——当地一切事务的终极仲裁与主宰，Ugogo。



我们进入一座很大的圆形尖顶泥土房子里，四周有温暖的炉火，头上到处是点燃的手工蜡烛，屋里没有家具，没有椅子，但有好多各式各样的陶瓮，每一个瓮都插满了枝叶茂盛的鲜花。尤汉跪下来亲吻老妇人的手，回过头来仰望着我，虔诚地说：先生，这是Ugogo，我的祖母。Ugogo，就是苏禄语里面的祖母。她是我们族里的圣者、师尊、医生、长老、巫师，以及苏禄族群辈分最高的通灵人。

我大吃一惊！尤汉总是称我Sir，我也习惯了。但是他谨守本分，从不曾透露，原来我慕名求见的八十八岁圣者，竟是他的祖母，也是众人的祖母。

我以前都用英语把Ugogo念成“优狗狗”，真是大错！在苏禄的语言里，祖母-Ugogo，发音是“呃格果”。苏禄人大部分都是母系社会，所以复数的“呃格果-Ugogo”，有时候也被用来形容至高无上的认知、祖灵、山川、天神等等。

我跪坐在地上的厚毯（族人工织的），俯身向前亲吻老人的手，她拍我的头，说了一些话。等不及尤汉翻译，我已经从侍女手中取过礼物，呈现到老人面前的毯垫上——台中买的太阳饼与凤梨酥、台北免税商店的巧克力（买这两样是因为知道圣者没什么牙）、香港机场的一瓶XO白兰地（因为听说圣者喝一点小酒）、曼谷过境时买的三小匹鲜艳亮丽的泰绸（本来以为可以做成圣者的椅垫或沙发抱枕，不料巫师根本不坐椅子和沙发，后来却变成了她的礼服）。尤汉为我一一解说，我马上知道这些小礼物都送对了。因为“呃格果”张开没有门牙的嘴，对我大笑起来，笑得前仰后合，还打开一块凤梨酥塞得满口都是，一边吃

一边摇头晃脑，大表赞叹，众多女眷尽皆低头抿嘴偷笑，谁也不敢失礼。

她说：谢谢你远道而来看我，又送我可口美丽的礼物。你有什么事问我？你有什么事要我为你做？但说无妨。

我向她报告：姥姥，我没有一件私人的事问你，没有一件期待的事求你。四千多年以前，我的祖先智者留下教训：为了一己之私而问，为了一己之私而求，都是不恭敬，都是不正当。但是如果有幸遇到良师，千万不要错失了请益智慧的机会，增善自己，造福别人。我今天真的是实现了愿望，见到了你，想跟你学习、听你教诲，于愿足矣，如此而已。

她迟疑半晌，问尤汉四千年是多久的时间，然后问我说：你的祖灵智者是什么人？或是什么神？我说他叫孔子，是人，是一个老师，不是神，虽然只活了七十三岁，却曾有几千个学生，把他的学说与智慧传播下来，一直流传到现在。

她说：你这位祖灵，是个聪明的人，但是恐怕辛苦了一辈子，大概是个很辛苦的聪明人。你也是很聪明的人，你的“头”辛苦吗？你大概也不轻松吧？这不就是你要问我的吗？

看啊，我被她一记闷棍打中脑门子了！

我的思想一片混乱，而讨论已经进入到另一个阶段。Ugogo噤里啪啦地下令指示，在我三夜两天的停留之中，应该带我参访哪些设施，了解哪些苏禄文化层面与社会结构，酋长和尤汉当然马上应承。姥姥很高兴，两手一拍：好，可以开欢迎晚会了，把这瓶奇形怪状的外国酒带着，我喝！

接下来的两天之中真是忙得像只猴子！公所、议会、学校、史馆、农耕、纺织、陶土、



木工、建筑、铸铁、武器、粮食、畜牧（牛是财富）、地底矿产（有钻石，有黄金）、黑犀养殖（几百头，大到吓人），到处都带我去了。别以为这里是穷乡僻野，他们有自己的学校、银行、邮局、警察，当然也有现代化的医院，只差没有军队而已。但有些东西他们倒没有，比如：你可见过世界上什么小学没音乐课的吗？苏禄小孩子就不上音乐课！只要不是哑巴，他们一到会说话的年纪，就会唱歌了，个个都是天籁之声。我跟几十个战士们喝酒（树薯酿的），教他们唱《望春风》的调子，才教了三遍，他们竟然给我掰出一个八部和音还加变奏的巨作，唱得不肯停！

连续三个晚上的营火大会更是热闹，广场中几百上千人来来去去，现场还有很多小孩、大鸟、猴子、狗。歌唱与舞蹈延续不断，不知名的食物装在木碗里、树叶上，一直端过来逼着吃。我知道我吃了山鼠、树虫、酸玉米糊、辣蜂蜜、毒蝎子、炖蜥蜴，还有一种怪兽的脑子，以及翻译不出来的很多要命东西。不管嘴里是什么，我都大喊：Kum-Na-Ndi，好吃！轮流灌我大碗树薯酒，我也称赞：Kum-Na-Ndi，好喝！

姥姥满身披挂，肩上加条毯子坐在软垫上很是高兴，把我和酋长拉在身边，尤汉便坐在身后翻译，片刻不离。就这样吃不停看不停，三个晚上下来，姥姥都是精神奕奕，总是喜欢跟我说很多的话。第三个晚上更命我召集我那几十人的合唱团，表演八部和音的《望春风》给她听。尤汉大概没搞清楚，他非跟姥姥说这首歌是我做的，摇头也没用，真不好意思。

三天晚会都到九点钟解散，因为村民习惯早起，清晨五六点就出门干活去。但是姥姥一天只睡几个小时，她意犹未尽，总是把我和

一些老人们拉回家去继续喝酒聊天，这就又是吃、吃、吃！我说：太辛苦侍候的人了吧？尤汉说不要紧，十好几位，加上厨房多少个他不知道，每天都轮三班制，你来了，加个班也是应该。我忍不住跟他开玩笑，南非总统府里恐怕都没这么伟大的阵仗。这个不知好歹的家伙，竟还去翻译给姥姥听，害她又是手舞足蹈，笑到咳嗽还带掉眼泪！

姥姥虽然嘴巴漏风，却能正确叫出我的中文名字，还指着我告诉长老们一个秘密说，Yena（他），很久的以前，也是一位巫师（好多辈子的“以前”吧？），是个好心正直又聪明的人，也许早有渊源，现在从天上飞来探望，所以她很喜欢这个In-ga-ne，小孩子。我说姥姥，我中年人，也快老了，再不是孩子了。她假装撇嘴：你有我老吗？我也假装撇嘴：你几岁嘛？不料她竟说：嘿嘿，我忘记了！满室哄堂大噱，我又被老婆婆打败了。

但是几次三番，姥姥抚着我的胸口，再抚自己胸口说：Si，我们，aban-nga-ne，是好朋友！我每次都恭敬回话：Yebo，是，Ngi-ya-bonga，Kak-hu-lu，我深为感谢，深受感动。

姥姥不识字，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，但是从小就通灵，长辈们遗失了牛都来找她，十几岁到山里头去采药，开始帮村人看病、占卜、驱凶、做法。她自称有过无以计数的师承，她终其一生不可以受任何人一文钱，只能当义工。她早逝的丈夫只是个穷困一生的农夫，她却曾被总统请去咨询过几次，照例不能收一文钱。她说：我如果很富有的话，恐怕就会骄傲得像一只瞎眼的蝴蝶，还是现在这样比较好！但却又有点不爽：哼，我很穷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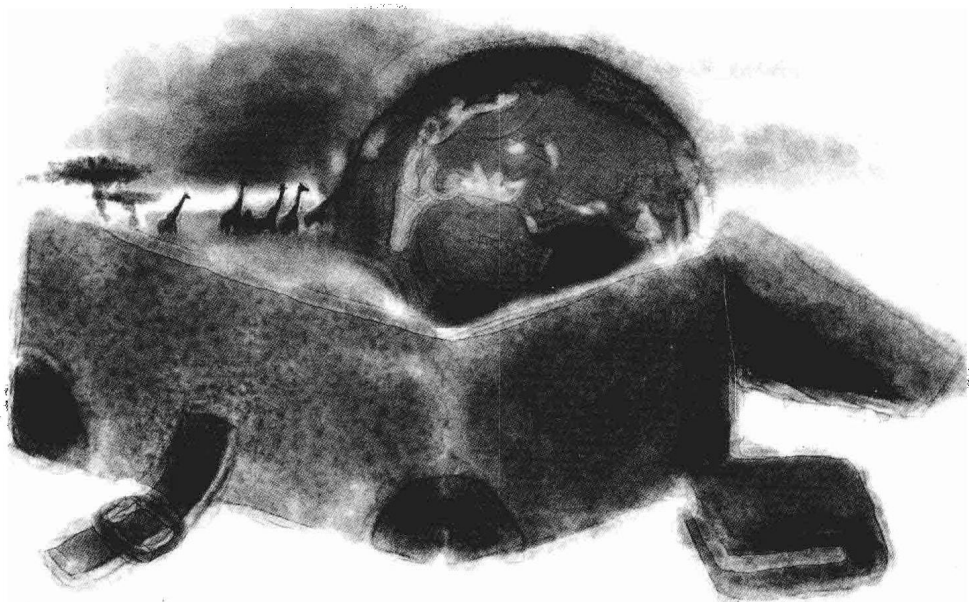
姥姥说巫，是法术；通灵，是天赋，或是能源。巫也许还能学，但是通灵却学不来，所以这两者八竿子打不着。我也很奇怪，我知道你的“头”里面（脑子）有时候能“看”到还没发生的事情，所以你好奇而来与我相聚。可是你既非女巫，又不是通灵，那你是什么呢？嘿嘿！

峭寒的大清早，尤汉与我整装待发，姥姥已经率领众人在村口送行。我向她深深鞠躬告别：Ngi-aban-nga-ne, ngi-hamba-man-

je, 我的好朋友啊，我现在要走了。姥姥严肃地说：Hamba-kah-le, 你好走，你要回来看我！再次鞠躬，握着她瘦骨嶙峋的手，我承诺：Yebo, Ugogo, Ngi-zo-ku-za, 是，祖母，我一定回来。九十岁过了不多久，Ugogo 没有了，我再也不曾回到苏禄。

我的“以前”是不是巫师，无从追究；但是我的后来，确曾是一位老巫婆的朋友！

（摘编自2010年8月14日《联合报》，
一清图）



绿皮火车

◎ 周云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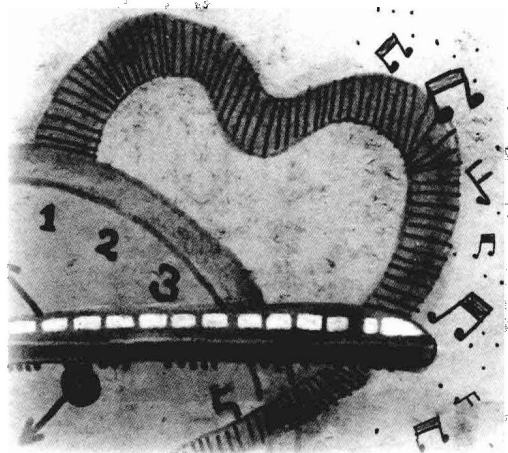
①

我家住在铁西区，是沈阳的工业中心，“铁西”名字的由来是因为有个铁路桥在我们的东边。每次坐公共汽车路过那里，我总要踮起脚向桥上看，那里时常会有火车经过，那种力量和速度，以及它要去的远方，令一个孩子兴奋恐惧。

后来，我患上青光眼，妈妈带我去南方看病，那时从沈阳到上海需要两天一夜，感觉真是出远门。走之前，很多邻居都会到我家来，让妈妈帮带上海的时髦衣服、泡泡糖、奶油饼干……很多小朋友甚至羡慕我说，他们也想有眼病，那样就可以去上海了。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。

在火车上，孩子的兴奋劲儿就那么一会儿，接下来是疲惫困倦，妈妈把她的座位也空出来，这样我就有了小床，睡得昏天黑地——那时不懂事，不知道妈妈这一夜是怎么熬过去的。快到长江的时候，妈妈把我叫起来，说前方就是南京长江大桥，在无数宣传画上看到过，就是两毛钱人民币上那个雄伟的大家伙，我就要亲眼看到了。

在夜里，过桥的时候黑咕隆咚，只看见一个个桥灯“刷刷”地闪向后方，想象着下面是又深又宽的江水，火车的声音空空洞洞，变得不那么霸道。大概持续了十几分钟，当时想这桥该多长啊，一定是世界上最长的桥，就像我



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，沈阳是中国最大的城市——当然除了北京。

②

我十六岁了，是个失明七年的盲人，确切地说，我是个像张海迪一样残而不废的好少年。我可以拄着棍子满大街地走，能躲汽车过马路，能进商店买东西。

一天，我告诉妈妈要去同学家住几天，然后偷偷买了去天津的火车票。那时我已经知道，沈阳只是个落后的工人村，远方还有成都武汉天津北京。

我乘坐的是从佳木斯开来的火车，因为是



过路车，没座位。我坐在车厢连接的地方，想象着将要面临的大城市。我终于一个人面对世界了，拿出事先买好的啤酒和煮鸡蛋，喝上两口，于是世界就成我哥们儿了，和我在一起。

坐在我旁边的是个老头，他咽着口水，说，小伙子，能给我一口吗？我把自己喝剩下的半瓶啤酒给了他。他说我看上去就不是个凡人，将来一定前程远大。我一高兴，又给了他两个煮鸡蛋。

到天津后，住在一家小旅馆里，一天两块。在街上走，听了满耳朵的天津话，接下来坐了两小时的火车，到了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。

那时我那么崇拜文化，一下火车就去了王府井书店，还没拆的那个。傍晚，去了陶然亭，因为我刚听过收音机播的《石评梅传》，想去拜祭一下这位遥远的才女。

③

爸爸说，你要想唱歌，就得向毛宁学习争取上中央电视台，人家就是沈阳混出来的。这时，我已经在北京卖了一年的唱。攒了一书包毛票——那是卖唱赚来的。我要去云南，确切地说是去大理。从北京到昆明，五十个小时的硬座……

头十个小时，是对云南的憧憬，想象着那些地名，仿佛摩挲着口袋里一块块温润的玉石。

十个小时后——这玉石也有点混浊了，怎么熬时间呢？我开始留意周围人的谈话。

斜对面座位上在聊原子弹藏在哪里，还有三八军、林彪。我听了一会儿，换个台，后面隔一排在现场传销，讲金钱、成功、人生的境

界。再换个角度，远处，有个姑娘说着她即将见面的男朋友，好像在昆明教书，她买了一水桶的玫瑰花去看他。姑娘说得正陶醉呢，不想水桶漏了，淌了一车厢的水。

二十个小时后，周围的声音都变远了，有点像喝醉酒的感觉，开始回忆自己看过的某本小说，或者考自己——如前年的今天自己在哪里，在做什么，然后加大难度，五年前，六年前，七年前……有时候，感觉自己某段时间消失了，怎么也想不起来那段日子活了些什么内容。于是，精神头来了，慢慢地找线索，迂回着手挖脚刨，朝记忆的盲区匍匐前进。

三十个小时后到贵州，困得实在受不了了，干脆放下矜持，躺在车厢过道上，别着头蜷着腿，那真是安忍如大地。可是，推小车卖东西的人来了马上要爬起来，走了再躺下，还有上厕所的人从你身上跨来跨去……那时，我的头发已经留长，活了半辈子，没想到头发也可以被人踩。

昆明的梅子酒太好喝了，小饭店太便宜了，一放纵，几百块钱就花光了。接着到处找酒吧唱歌，未遂。再不走，真得要饭了。恰巧长沙有个朋友愿意收留我，就买了一张到怀化的票，还有大半程的时候我只能逃票了。平生第一次犯法，非常紧张。

车过怀化，票已经失效，怕查票，偏偏不来，却在想象中吓唬你。后来，我想到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。就主动找上列车员，询问天气情况，问他几点了，问湖南有啥好玩的，问他喜欢啥音乐，问得列车员不耐烦，躲着我好几回，终于活学活用《孙子兵法》逃到长沙。

过了不久——我在另一次旅程中又撞上了“法律”。



话说我和一个朋友去泰安，我那朋友是个世界名著狂兼摇滚音乐迷。一路上，他和我讨论马尔克斯、鲍勃·迪伦，荒诞派、存在主义，引得旁边的人侧目而视。我们下车的时候，突然有个便衣拦住我的朋友，说要搜查，不允许他下车。他们在车厢门口争执起来，我那朋友往站台上冲，警察往车厢上拉，后来又来了几个乘警，终于把他拉上了车——这时离开车时间已经延误了半个多小时，最后火车把他拉走了。

我被留在站台上，火车站的警察把我带到候车室。在我的行李里他们发现了一个满是旋钮的陌生仪器，激动得声音都变了，问这是什么。我说这是吉他用的效果器，他们不信，于是我给他们现场讲解，哪个钮是干什么的——还插上吉他来了一段，他们才不怀疑了。

过了一会儿，火车上的乘警来电话，说调查过了，车厢里没人丢东西。问了问周围的乘客，我们在车上说了些什么，大家说，他们说的都是外国人的名字，没听懂。于是警察教育我，尽管排除了你们是小偷的嫌疑，但是在公共场合，高谈阔论胡说八道也是不对的，看你们态度挺好，这次就算了。我那个朋友交了五十元罚款，到下一站才被赶下车。

④

北京是一个“大锅”，煮着众多外地来的艺术爱好者，煮得久了，就想跳出去凉快凉快。但“锅”外面荒凉贫瘠，没有稀奇古怪的同类交流，那就再跳回来。

2001年，我煮得快窒息了，就去了火车票处，我问了许多地方都没票了，问到银川的时候窗口说有，就买了一张大概是北京开往嘉

峪关的，够远够荒凉。上车后，发现人很少，到最后，可以躺在座位上睡觉。我在银川的光明广场上卖唱，赚得盘缠，继续向西。

坐火车来到西宁半夜了，西宁火车站候车室空空荡荡，我正盘算着下一步去哪里，一个姑娘在我旁边坐下，很有方向性地叹着气，我心里窃喜，莫非传说已久的艳遇来了？

那时，火车上总流传着这样的故事：在长途列车上，某姑娘坐在你旁边，她困极了，就下意识地靠在你肩膀上睡着了，你虽然也困，但为了陌生的姑娘能睡好，一天一夜保持坐姿纹丝不动，等姑娘醒了，马上决定嫁给你。

回到我的现实里，我问她是否遇到什么困难，需要帮忙吗？她说她在西宁打工，老板拖欠工资，现在身无分文，要回家，我连忙拿出卖唱时别人塞到我包里的饼干、面包，与她分享。

第二天，我们坐上了去青海湖的火车。

车上已经能见到念着经的人，海拔也越来越高，我几乎感觉不到身后那个“大锅”的温度了。

我们在哈尔盖下了车，哈尔盖火车站旁边，只有一个饭店一个旅馆还有一个小邮局。吃饭的时候，我喝了两杯青稞酒，壮着胆，问她能不能做我的女朋友？她说，她有男友了，在兰州上大学。她问我约她来青海湖是否就为了让她做我的女朋友，我心里点了点头，嘴上说不是。

晚上，我们住进那个小旅馆的一个双人间，门在里面不能反锁，得用桌子顶上。半夜，有喝醉的人“敲房”，我担心得一夜睡不着，以为住进了黑店。

早起，她说，既然你都把话说明了，两人



再一起走就太尴尬了——她也怕对不起自己的男友。我说，你要去哪儿？她说想回兰州。

哈尔盖只有两个方向的火车，她去兰州，那我就只好去格尔木了。我们买了票，我先上车，我想最后拥抱她一下，说些祝福的话。但上车时，人很挤，她一把把我推上车，车门就“咣当”一声关上了。

格尔木，那是通往西藏的路，车厢里，有更多的人在念经。酥油茶的味道，陌生的站名。晚上，车里很冷，外面是火星一样的茫茫盐湖，我感到了透骨的孤单。很后悔，干吗偏让她做自己的女朋友，就一路说说话不也很幸福吗？

到格尔木，中国的铁路到头了。

再往前，是几天几夜的长途汽车，是耗牛的道路、大雪山、那曲草原……这时，我又想念那个遥远的“锅”了，它是温暖的，可以肌肤相亲的，世俗的，有着人间的烟火。

⑤

我现在北京的住所离火车道不到一百米，火车在我的听觉里很准时地开来开去，那种声

音低沉平缓，像是大自然里风或树的声音，对于我来说，它们不是噪音，有着安神静心的作用。

一段时期，我会经常梦见一个小站。好像是在北方的某个城市，梦里的我要在那儿转车，站台整洁干净，好像还下过一场小雨，基本上也没什么工作人员，两排铁栅栏圈起一条出站的路，有时候梦见自己要在那等半个小时，列车开走了，站台安静得让人想打哈欠。

有时候梦是这样的：由于等车的时间太长，自己就出站到城里转了转，离车站不远有一条河，类似天津的那种海河。马路上有几辆中巴在招揽客人，是通往郊区的，在郊区有一个纺织类的不太好的大学。整个城市的色调是那种浅灰色的，街上的人都平平板板，很少说话；有时候梦又变了，我在那个城市的售票大厅买票，排着长队，地上踩上去全是黏糊糊的锯末。

清醒后会想为什么老梦见同一个地方，它是不是我曾路过的某个城市？但在真实的生活里，我的确没去过这个地方。我有时查北方地图，觉得它应该是河南靠山东的某个小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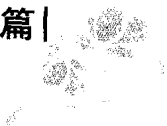
关于火车，还有很多血腥和死亡在我童年的记忆里，火车道旁是个极为凶险的地方，经常发生凶杀案，或者某某人又被压死了。甚至传说，当你走到火车道旁的某处，突然脚就动不了了。这时火车来了，地下就像有只无形的手在死死抓着你……当然讲这些故事的人，都是那些最终脱险，没有被撞死的人。

在我上小学的时候，辽宁辽阳出现了一位舍己救人的少年英雄，好像他叫周云成，跟我名字差一个字，所以我记得很清楚。在火车快开来的时候，他从火车道上把两个惊慌失措的孩子推到路旁，自己被火车轧死了。那是一个英雄模范辈出的时代，记得老师给我们布置作业，写学习周云成的思想汇报。他牺牲的时候才十八九岁，但过了几年，他就被彻底地忘记了。当我今天想写火车的故事时，才模模糊糊地想起了他。还有一个更早的，叫戴碧蓉的

小姑娘，也是因为从火车下救人，自己失去了左臂左腿。1997年我在长沙酒吧驻唱，从收音机里偶然间听到她的访谈，那时她已经四十多岁，好像是一个普通的工厂工人，失去左臂左腿给她一生带来很多的痛苦和不便。

最后再来说说诗人海子吧。他于1989年3月26日选择火车结束了自己的生命，现在已经整整二十年了。如果他还活着，估计已经成为了诗坛的名宿，开始发福、酗酒、婚变，估计还会去写电视剧。站在喧嚣浮躁的九十年代的门口，海子说，要不我就不进去了，你们自己玩儿吧。他派自己那本《海子诗全编》，一本大精装，又厚又硬的诗歌集——踽踽独行地走过九十年代，走过千禧年，一个书店一个书店，一个书房一个书房，一个书桌一个书桌走进新世纪。

（摘自《独唱团》2010年第1期，沈骋字图）



一个流浪的铁皮罐对我说

◎ 杨笛野

我看到的这个午餐肉铁皮罐锈迹斑斑，而且半截身子埋在路边的垃圾堆里，身上曾经光鲜的标签也已破损不堪。显然它也意识到了这点，可它仍然竭力地想保持它的尊严，它说：“嗨！如你稍有点眼光，就能看出我多么与众不同！”它顿了顿，而后加重了语气接着说：“是的，无论我的出身、学识及阅历，都值得让你尊称我一声先生。”

这是我今天在这条散步的路上碰见的最自以为是铁皮罐。而在这之前，我已经一脚踢开了三个铁皮罐，我喜欢听它们发出的那一串咣当咣当的声音。在路上碰到铁皮罐，我总觉得它们于我的意义，也仅限此种消遣而已。可眼前的这个铁皮罐，明显是不同一般的，它有着比那一串咣当咣当的响声更让我感兴趣的地方。

这样想着，我就不禁缩回了对它伸出的脚，蹲了下来：“铁皮罐先生，你好。”

铁皮罐先生显然对我的这声招呼感觉良好，但它还是尽力忍住不表露出来，而是自顾自地继续说道：“如你稍有点眼光的话，你就能看出我身上的标签有四种语言，它们分别是英文、法文、阿拉伯文与中文。这说明我会用其中的任何一种语言与你流利交谈，但显然对你只要一种就够了。”它显得相当自恋，这很让人讨厌，但它似乎不会意识到这点。在这点上，它就像一个刚被揭开盖子的年轻罐头，憋

得太久，一说起来就没完没了：“正如你不必费力就可以想见的，这得益于我非凡的出身。我是这世上最好的调味师调教出来的，他们还请了世上最有成就的设计师，专门为我量身定做了包装，还让我在各大电视台上露脸……是的，那时我的风光是无与伦比的，虽然当时的我价格不菲，但依然有很多人在重要的宴会中想到我。我被摆在商场灯光最辉煌的展台上，那时我拥有整整一罐美味的午餐肉，我甚至开始与优雅、高挑的调味瓶小姐谈起了恋爱……是的，那时的我的确觉得我的生活一直这样幸福下去，事实上对此我也很满足。可是，可是……”

我的铁皮罐先生忽然沉默了起来，它似乎有些话难以启齿，又很想说出来，毕竟它们闷在它的肚子里太久了。

我说：“嗨！铁皮罐先生，虽然我无法感受你拥有整整一罐午餐肉时的那种满足感。但一罐空空，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呀，你如悟到这点，也许会觉得比以往活得更轻松些。”

“对的，你说得对！但以前我没感悟到这一点。”它满脸愧色地说，“我的一切之所以发生了彻底的改变，缘于一只开罐器的勾引。当然，我并不否认自身的问题。它是我见过的最娇艳性感的一只开罐器，这让我的调味瓶女友相形见绌。整天出入油烟熏天的厨房，只能和酱盐米醋摆在一起的调味瓶与它相比，便显



得如此俗不可耐。我的调味瓶，它简单得只知道一日三餐，它曾天真地以为它只要弄好了这些，就等于安排好了它与我所想的全部生活。而显然，我的生活并不仅仅是这样。就如开罐器，它的生活还是一种时尚和优雅。看得出来，开罐器时常出入于各种豪华的宴会厅与交际场所，它甚至能一口气向我描述五十种不同花色面料的高档桌布，并对此显得气定神闲。更重要的是，它不单能用四国语言和我谈起各种不同的风尚与异域风俗，还能讲一口流利的拉丁语，以显示自己的高贵，这让我也不免有点自卑。”

开罐器最后对铁皮罐说：“虽然，我从不相信你说的一见钟情，我已听过太多类似的话。正如你所见，我并不是如你的调味瓶那般幼稚的人！事实上，生活需要理性的选择，这一点比感情更重要。可我还是相信我俩彼此需要，一个铁皮罐找一个开罐器做伴侣，这是最合适的生活。所以，今晚你得下决心与我一起走，

如你这样拥有整整一罐午餐肉的年轻罐子，你也得有配得上的生活。我会带你走入最豪华最时尚的宴会，参加烟火与香槟的狂欢，并将你介绍给舞会中最优雅的女士……”

铁皮罐滔滔不绝地说着，依稀还能感受到它昔日的风光与荣耀：“你完全可以料想得到，我当时是如何决断地跟开罐器走了，虽然调味瓶一直拿出它的酸甜苦辣，痛哭流涕地想挽留住我。开罐器把我带进了一处外国使馆的宴会厅，它有最华丽的灯饰与桌布，有出身高贵的讲着各种语言的先生与女士，固然我只能听得懂其中的四种，但我还是知道，我在其中大受欢迎。开罐器不断地拉着我，用它会的五种语言竭尽全力地介绍我，于是我不断地听到赞美与称羨。在一支舞曲完毕后，他们在我身边围成了一圈，而我与开罐器手拉手地站在一张桌子的高处，俨然是一对王子与公主。他们说，你们真是非常般配的一对，连跳舞也配合得如此天衣无缝。他们不断怂恿开罐器，叫它

